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設委员会編

第七分册

人民出版社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 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时期)

一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时期中的困难和 克服这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季 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 盟底反苏维埃行动。联盟的失败。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展开了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而进行的斗争。

恢复时期的任务是要首先振兴农业，从农业方面取得原料和粮食，使工业动作起来，——恢复工业，恢复现有的工厂。

苏维埃政权是较为容易地把这些任务解决了。

但是恢复时期有过三个重大缺点：

第一，当时所有的工厂是些技术陈旧落后，很快就能变成无用之物的工厂。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所有的工业是基础太狭的工业，在当时所有的工厂中缺乏国家所绝对必需的数十百个机器制造厂，我们当时既没有这种工厂，就应将其创立起来，因为工业没有这种工厂是不能成为真正工业的。当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种工厂，并用现代技术把它们装备起来。

第三，恢复时期所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在恢复时期是已有发展且已走上大道了。但后来轻工业发展过程本身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我国其他种种只有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着重于发展重工业。

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

必须从新创立沙俄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必须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必须创立本国制造发动机和电站装备品的生产，必须增加金属和煤炭开采量，因为这是为保证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而绝对必需的。

必须创立新的国防工业，——建立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加强我们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苏联国防能力而绝对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农业机器制造厂，并用这种工厂底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细小的个体农庄

能过渡到大的集体农庄的生产，因为这是为保証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胜利而绝对必需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底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設事业非有数十亿資金不行。指靠外債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絕借給我們債款。只好不要外国帮助而专靠本国資金来从事建設。但当时我們的国家还是个不富足的国家。

这就是当时的主要困难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創立自己的重工业，通常是靠外方資金流入，即靠劫掠殖民地，靠从战敗国人民方面取得賠款，靠借外債来进行的。苏維埃国家是在原則上不能靠采取如劫掠殖民地或战敗国人民一类的龌齪办法来吸收工业化資金的。至于借用外債的这种办法，苏联却又沒有加以利用的机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絕借款給苏联。所以必須在本国内部找得資金。

而这样的資金确实也就在苏联本国内部找到了。在苏联内部找到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設想的积累来源。苏維埃国家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資本家地主手中夺取过来的一切工厂，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銀行、对外貿易和国内商业，都一律收归自己掌握。现在，从国家工厂中，从运输业、商业和銀行方面所获得的利潤，已不是用于供給資本家寄生阶级耗費，而是用于繼續扩大

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取消了沙皇政府所订借的外债，过去人民单只为偿付这种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数亿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既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消灭，就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必须向地主缴纳的约及五亿金卢布的地租。农民因为摆脱了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帮助国家来创立新的强大的工业。农民是切身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提供几亿和几十亿卢布供建设重工业之用。只是必须用经济主人的态度来处置事情，在金钱消耗方面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减低生产成本费，铲除无谓的消耗等等。

而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这样作的了。

由于厉行节约的结果，积蓄起来供给基本建设工程的资金是逐年增加了。于是就有可能来着手建筑许多巨型企业，如第聶伯水电站，连接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好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现今的斯大林汽车工厂）等等。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约近十亿卢布，而经过三年就已有可能投入五十亿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进展了。

各资本主义国家认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是对于

資本主义制度生存的一种威胁，于是那里的帝国主义政府就极力設法来对苏联实行新的逼迫，設法引起混乱，設法破坏或至少是阻挠苏联工业化事业。

一九二七年五月，盘踞英国政府中的保守党人（“硬头派”）向“阿尔克斯”（苏英貿易公司）举行了挑衅的袭击。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絕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有个加入波兰国籍的俄国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死了苏联大使沃义可夫同志。

同时，在苏联境内又有英国間諜和軍事破坏者向列宁格勒党俱乐部投擲炸弹，当时受伤的約有三十人，其中有几人受伤甚重。

一九二七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处，差不多同时发生了袭击苏联大使館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

这样就为苏維埃政权造成了补充的困难。

但苏联并没有屈服于他人的逼迫，而是很容易地把帝国主义者及其代办們底挑衅伎倆击退了。

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反对派分子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也使党和苏維埃国家受到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斯大林同志当时不为无因地說过：为反对苏維埃政权而“結果便形成了一种从张伯伦起到托洛茨基止的統一战綫”。虽然有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底決議以及反对派自己对党表示忠順的声明，但反对派分子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并

且，他們還更其加強了他們所進行的破壞的、分裂主義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結成了一個反黨聯盟，把所有一切已被擊破的反对派集團余孽團結在這一聯盟周圍，並建立着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底基礎，這樣來橫蠻地違背黨章以及幾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禁止成立派別組織的決議。黨中央委員會警告說：這個與有名的孟什維克八月聯盟同類的反黨聯盟如不散，那結果是會對聯盟參加者不利的。但聯盟參加者並沒有干休。

同年秋，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前夜，他們又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幾個城市中工廠黨員大會上實行襲擊，企圖強迫黨來進行新的爭論。並且，他們還提出自己的政綱來要求黨員討論，而這個政綱不過是通常的托洛茨基孟什維主義的政綱，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底一種抄本罷了。黨員群眾給了反对派分子一個無情的回擊，有些地方甚至老實不客氣地把他們逐出了會場。中央再次警告聯盟參加者說，黨已不能再容忍他們所干的破壞工作了。

反对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索科里尼可夫等人簽名向中央提出聲明書，譴責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活動，並承諾說他們今後定會對黨忠順。然而聯盟事實上還是繼續存在着，聯盟參加者並沒有停止其

秘密的反党工作。他們繼續糾合他們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党，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同伙中間征收党費，散布自己的政綱。

因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采取这样一种行动，于是第十五次党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和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就把托季联盟問題提出討論，并在自己的決議中痛斥了参加这个联盟的分子，认为他們所提出的政綱表明他們是滾入孟什維克立场的分裂主义者。

然而，这也沒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一九二七年，当英国保守党人与苏联断絕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时候，他們又来加紧对党橫施攻击。他們造作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政綱，即所謂“八十三人底政綱”，把这个政綱散布到黨員中去，并要求中央宣布举行新的全党爭論。

在一切反对派的政綱中，这个政綱要算是最虛假最偽善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政綱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并不反对遵守党底決議并且主张对党表示忠順，但在事实上，他們却极橫蛮地违背党底決議，譏笑对党及其中央表示任何忠順。

在口头上，即在政綱中，他們并不反对党内統一并表示反对分裂，但在事实上，他們却极橫蛮地破坏党内統

一，进行分裂路线，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分明是会变成一个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政党的。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笑骂党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决定，讥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批一批的工厂租让给外国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外国资本在苏联境内经营的租借企业。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集体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讥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宣传说工人阶级与农民必然会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农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即寄托于富农的农庄。

这是反对派所有一切虚伪政纲中最虚伪的政纲。

这个政纲是专为打算欺骗党而提出的。

中央拒绝了立刻宣布举行争论的要求，并向反对派分子说，争论只能根据党章，即只能在党代表大会召集前两个月宣布举行。

一九二七年十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到处都开起争论会来了。争论底结果对于托季联盟原是极其悲惨的。投票赞

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个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人，即还不满百分之一。反党联盟被迎头击破了。党内绝大多数都一致否决了联盟所提出的政纲。

这就是党所明显表现出来的意志，而当时联盟参加者自己正是诉诸党底意见的。

然而这次教训也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他们不仅不服从党底意志，反而决定要破坏党底意志。还在争论未结束以前，他们眼看自己必然会遭到可耻的破产，于是决定采取更尖锐的手段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公开的抗议示威。他们选定的示威日子是十一月七日，即苏联劳动者照例举行革命全民示威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样，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就是立意要举行一个平行的示威了。果然不出所料，联盟参加者所能带上街去的只是他们那一群少得可怜的应声虫。应声虫和他们的魁首是被全民示威队伍踏坏和撵走了。

此时，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滚进反苏维埃泥潭的事实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在举行全党争论时，他们是向党控诉中央的，而在这里，在他们举行这个可怜的示威时，他们却已走上向敌人阶级控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了。他们既已抱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目的，也就必然要滚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因为在苏维埃国度里，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是分不开的。于是托季联盟

底魁首們便以此而置身于党外了，因为在布尔什維克党队伍中間，是再不能容許有滾进了反苏維埃泥潭的人們立足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會議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两人开除出党了。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农业的落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針。托季联盟的潰敗。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到一九二七年末，已可明白看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在新經濟政策条件下实行的工业化，很快就有了重大的进展。工业和全部农业(包括森林业和漁业在內)，就其出产总量說来，不仅达到战前水准，且已超过这个水准了。工业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已增到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了战前时期的相当的水准。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排挤着私人部分而迅速增长起来，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之百分之八十六，而私人部分底比重在同一时期內，却从百分之十九降到了百分之十四。

这就是說，苏联所实行的工业化是帶有很鮮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是循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已預决要由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了。

私人資本在商业方面也很迅速地被排挤，私人資本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已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更不必說批发商业，这里私人資本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內从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尤其增长得迅速的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它的出产量在一九二七年間，即在恢复时期以后第一年間，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这是一种打破纪录的增长数字，是資本主义最先进国家中的大工业也不能达到的速度。

农业；特别是谷物业方面的情形，却就不同了。虽然农业整个說来已超过战前水准，但它的主要部門——谷物业——出产总量，却只等于战前水准百分之九十一，而谷物出产总量中的商品部分，即卖出供給城市需要的部分，至多也不过等于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七，并且当时所有一切事实都說明，谷物出产总量中的商品部分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

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开始在农村中发生的那种由巨大商品經濟单位碎裂为細小經濟单位，再由細小經濟

单位碎裂为极小经济单位的过程，仍然继续着，细小和极小农民经济变成半自给的经济，只能出产最低限度的商品谷物，一九二七年时期谷物业所出产的谷物，虽然只稍微少于战前谷物业所出产的数量，但当时谷物业所能出卖给城市的谷物，却只稍微多于战前谷物业所能出卖的数量三分之一。

毫无疑问的，让谷物业所处的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居民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曾是谷物业的危机，在这种危机后面一定会有畜牧业的危机跟着发生。

为要逃出这种状况，必须在农业方面过渡到能运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并把谷物业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规模生产。当时在国家面前摆着有两种可能道路：或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结果就会使农民大众遭到破产，使工农联盟陷于灭亡，使富农势力加强并使社会主义在农村中遭到失败；或是把各小农户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运用拖拉机及其他现代机器来迅速提高谷物业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只能走后一条道路，即集体农庄农业发展道路。

党在这方面所依据的，是列宁认定在农业中必须从细小的农庄过渡到大规模的劳动组合的集体的农庄的如下一些指示：

(一) “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境遇的”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540页)。

(二) “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农庄来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资格来生活，也是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417页)。

(三) “如果农民经济能够更进一步发展下去，那就必须稳稳地保证更进一步的过渡，而这种更进一步的过渡就一定会要把最少利益、最落后、规模狭小、彼此分散的农庄逐渐联合成为规模巨大的公共农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99页)。

(四) “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耕种方法底优越时，只有当它用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经济来帮助了农民时，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有理，才能把数千百万农民群众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坚实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579页)⁷⁵。

这就是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夜的局势。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是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开幕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八百九十八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一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一共代表八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三名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个候补党员。

斯大林同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报告中指出了工业化获得的种种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工业迅速高涨情形,同时向党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在国民經济一切部門中,不論是在城市或农村中,都要扩大和巩固我們的社会主义的經济命脉,抱定消灭国民經济中資本主义成分的方針”。

斯大林同志拿农业来和工业比較,并指出农业——特别是谷物业——因本身散漫不能采用近代技术而陷于落后的情形时,着重指出說,农业方面这种很不雅观的状况,可能使全部国民經济受到威胁。

“出路何在呢?”——斯大林同志問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就在于用公共耕种制做基础来把零散的小农庄联合为大农庄,用新的更高的技术做基础来实行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循序漸进,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示范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极小的农庄联合为大的农庄,以公共的共耕制的集体的耕种制做基础,同时采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增加农业强度的科学方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尽量开展农业集体化的決議。代表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計劃,并給了怎样为农业集体化而进行斗争的明确指示。

同时，代表大会又給了如下的指令：

“繼續对富农开展进攻，并采取种种新办法来限制农村資本主义成分的发展，引导农民經濟循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联共(布)決議案汇集》，卷下，第260頁）。

最后，代表大会鉴于国民經济中計劃原則已經巩固，并为在国民經济各方面組織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成分进行有条不紊的总进攻起见，于是責成相当机关制定国民經济第一个五年計劃。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建設問題結束以后，就来討論消灭托季联盟的問題。

代表大会认定“反对派在思想上已与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維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資产階級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势力底工具”（《联共(布)決議案汇集》，卷下，第232頁）。

代表大会认为党与反对派間的意见分歧已經轉变成了綱領上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經走上了反苏維埃斗争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說，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是与布尔什維克党黨員資格根本不能相容的。

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會議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两人党籍的決議，

并決議把托季联盟中所有一切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色列普略可夫、依·斯米尔諾夫、加米涅夫、薩尔基斯、薩发罗夫、里弗施茨、麦吉凡尼、斯米尔加一类积极分子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薩普朗諾夫、佛·斯米尔諾夫、波古斯拉夫斯基、多罗布尼斯等人)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中的参加者在思想上被击破和在組織上被粉碎之后，便把自己在人民中間最后一点影响也丧失淨尽了。

被开除党籍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来呈递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声明书，并請求恢复他們的党籍。当然，那时党还不能知道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庭斯基、索科里尼可夫及其他等人早已是人民公敌和受外国偵探机关招收担任間諜的事实，还不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达可夫及其他等人已經在同各資本主义国家內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以便跟他們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的事实。但党已受到充分的經驗教訓，知道这些屢次在最艰难关头反对过列宁和列宁党的人能干出一切齷齪的勾当。因此，党对于这些被开除了党籍的人所写的声明书表示不信任。为了着手检查这些递声明书者有无誠意，于是党就提出了如下几項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